

码咱自己的事

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而不舍得。在人生关节点上的每一次取舍,都将深刻影响生命的走向,也有意无意地实现着一种价值。正是取舍的差异,形成了世间不同特质和境界的人。



世说 心语

舍得心

◎陈广胜

很久以前,北爱尔兰有一个叫奥尼尔的部落首领,与海盗头子展开了一场争夺土地的决斗。决斗的方式既特别又简单,即从对面的海域开始划船,谁用右手先触及陆地,谁就是那片土地的主人。

两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开桨。尽管奥尼尔拼尽全力,却始终落后于强悍的海盗。眼看离海岸仅有几十米远,他刹那间做出惊人之举,竟挥起佩剑砍下右手,并毅然用左手将之扔出。奥尼尔赢了,因为他的右手比海盗提前几秒碰到大地。面对族人的期待,奥尼尔知道,肢体的残缺已微不足道。这一次取舍,使他成为北爱尔兰名垂千古的英雄。

今天的我们,早已远离了奥尼尔的年代,但取舍无处不在,小到周末安排、商场购物,大到职业定位、婚姻缔结。可以说,人生无时不在做选择题,且只能单选其一。怀舍得心,是将“得”建立在“舍”的基础上,为了某一个选项,不得不舍弃另一个选项。而正是取舍的差异,形成了世间不同特质和境界的人。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写过一首诗:“黄昏的树林分出两条路。我必须选择一条,留下另一条改日再走。可每条路都绵延无尽,终于我不能返回,从此决定了旅途中的人生。”是的,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故迈步之初必须认真选择。因为一旦走上某条路,往往就难以折返,甚至不再有变道的自由。换句话说,选择了一条路,就意味着舍弃另一条路。

舍弃总是令人痛苦的。人有着多种多样的欲望,它们迎合不同的官能需要,可现实不会让一切都得到满足,因而欲望之间也在竞争,以抢占优先的序列位置。就像鱼和熊掌,虽然都为“我所欲”,当“二者不可得兼”,舍鱼便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如果说鱼和熊掌的取舍,尚属幸福的烦恼,奥尼尔以右手为代价保全土地,才是真的惨烈。人生有不少十字路口,由不得你从容算计,时间不等人,左右徘徊意味着彻底出局。正如当时的奥尼尔,连砍下右手也需要抢抓时机,因为稍晚几分钟的延迟都将使局面更糟。当断则断,方显英雄本色。

舍,自然不是纯粹的放弃,它与得相辅相成。在大多数时候,没有舍就没有得。就好比人的一双手,只能抓有限的东西;假如不先放手,便不能腾出手来获取。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而不舍得。一个人只有舍得,才能更多更好地拥有。

就天性来说,人一般喜欢得,而不喜欢舍,但人生本是边舍边得的过程。相对于获取,舍弃更展示人的品质与智慧。春秋时期,公仪休主政鲁国,有人上门送鱼却被拒绝。对方问:“你知道你爱吃鱼才送的,为何不收?”公仪休说:“我今天当国相,可以自己花钱买;要是徇私遭免职,以后哪有鱼?就因爱吃鱼,才不能收啊!”公仪休的拒绝,看似对鱼的舍弃,其实是长久的获取。

舍与得是一个整体。知道舍什么,关键需明了得什么、追求什么。应该看到,人们通常将心思导向物质,可这方面的贪求往往并非生活的现实需要。而人一旦沉溺其中,极易为物所役,以致失去了做人的自由。故善于取舍,应懂得在物质面前做减法。当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精神愉悦才是人的根本追求,其带来的幸福将超过物质的效用。此时,舍物质而取精神就成了必然的逻辑。

舍与得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价值观。事实上,人的行为由不同层面的动机所驱使,有的表现为高尚的追求,有的来自于功利欲,还有的出于天然的生理需要。它们似乎都有合理性。可这些动机经常发生矛盾甚至陷入两难,如何取舍就由人们崇尚的核心价值来决定。从本质上讲,人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在人生关节点上的每一次取舍,都将深刻影响生命的走向,也有意无意地实现着一种价值。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面对生与死的最大抉择,孟子宣示了他的价值观。生命毫无疑问是最宝贵的,但为了心中的正义,无数人甘愿作彻底的自我牺牲。在仁人志士看来,生命不光是一条活着的命,更应当履行自己的使命,所以绝不能丢弃品格。若生命与道义不可并存,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寻求更有价值的献身。

可见,舍得之心不是基于经验,而是基于信念,它为人生竖起了何去何从的路标。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有拒绝痛苦、寻求快乐的倾向,自然是不会选择死路的。但在理性之上还有更理智的人,他们会超越浅层次的生死观作权衡。生命毕竟不可缺尊严,当某种生存将映着良知乃至被人唾弃,那是无以复加的耻辱,死路反成了人格层面的活路。于是,孟子作出了大义凛然的取舍,许多人义无反顾地抛开了生命。对他们来说,光荣地死去,将有精神的永生,具有超越活着的意义。

父母在,不远嫁

父母在,不远嫁

◎卢素玉

父母中年得女,对我格外疼爱。我到了恋爱的年龄,有热心人给我介绍对象,母亲第一句话总是问:“男方是本地人吗?”母亲似乎把未来女婿是本地人当成我找男朋友的硬性条件,甚至母亲还希望男方的家离自己的家近一点,最好不要超过三站路。

妈妈最担心万一有一天我远嫁到外地不回来。其实妈妈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交通发达,我无论嫁到哪儿,想回来就回来,谁还能阻挡住我?

经过一番恋爱长跑,我终于找到了归宿,也如母亲的心愿嫁给了一个本地的男孩。我的家离母亲的家不过隔着一条街,算是“一碗面的距

离”——即从父母家把一碗面端过来,回到自己的家,面上仍能冒着热气。

与父母这样的距离有时也让我苦恼。刚结婚时父母不时造访,趁我们不在时帮着晒晒被搞卫生,可我心里却不舒服,觉得母亲还把自己当小孩。下班途经父母住的小区,同事们会打趣问道“又去蹭饭啊”,令人颇感尴尬。天冷了我赶时髦穿得楚楚“冻”人,母亲会拿着羽绒服守在我上班必经的路口,硬是逼着我穿上羽绒服才放心地离开。于是我有些羡慕那些远嫁的女孩,她们可以不再受父母的束缚,享受着幸福自由的婚姻生活。

一次我和小蕾一起去南

京出差,小蕾利用出差间隙顺便去看望了她在苏州的父母。在苏州长途汽车站,等候多时的两位老人抢着为我们拿行李。小蕾心疼她的父母,转而对我说:“真羡慕你,没有远嫁,父母就在你身边。”到了家,小蕾母亲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吃完后小蕾就要帮着洗碗,她父亲说:“你好好休息,待会儿还要赶路呢!”

出差回来的路上,小蕾哽咽地对我说:“我结婚快10年了,一同回老家才4次。我平时生病了都不敢告诉家里人,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告诉他们也没有用,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我和老公工作都忙,我只能把儿子送进托儿所,每天早上6点多就把儿子叫醒,给他

穿衣服、喂奶、端尿,忙得团团转,如果不是远嫁,父母肯定能帮我一把。现如今好不容易回一次老家,我想尽孝,可时间匆匆,我连帮父母分担家务活的机会都没有,你的家离父母家那么近,真的好幸福。”

同事的话让我感触颇深,当初母亲不希望我远嫁,其实是怕我受苦受累,不放心我在异地生活。虽说离父母太近生活多了一点不自由,可再让我重新选择,我也不会选择远嫁。

结婚这些年享尽了父母在身边的种种好处。自己需要什么总到母亲那里去拿。冬天没有棉被,母亲知道了会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她那里

拿。夏天母亲也会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她那里拿绿豆汤。只要到父母家就习惯“扫荡”一番,母亲做的椅垫、晒的萝卜干、酿的米酒、煨的排骨汤都被我拿回了家。自己要是生个病,父母准比我还着急,又送水又喂药,搞得自己觉得病不好快好就对不住二老。这么多年多亏父母帮我照看孩子,就凭我和老公,真不知道怎么把儿子拉扯大。

父母在,不远嫁,守在父母身边,尽孝于堂前,沐浴在母爱之下,享受春晖之光,每天陪父母说说话,唠唠嗑,每天都能吃到父母做的饭菜,每天能看见父母慈爱的笑容,这是多美的天伦之乐,也是我这个平凡女子想要的生活。

打工者群落

龙公龙婆的“财务战争”

◎黄田

陈辉和老婆,是高中同学,都属龙,两龙相斗,互不相让,平时争吵起来更是张飞不服马超,但他们却是一对吵不离、骂不散、打不走的夫妻。

结婚后,老婆既是家里的“总理”,又是“财政部长”,里里外外的事,她都要管。结婚20多年来,陈辉每月发工资后,除扣下一点点零花钱,都要老老实实上交“国库”。近几年,单位不发奖金了,将工资打到工资卡里。所以,陈辉的工资卡从单位领回来,就被老婆“抢”去了。陈辉开玩笑说:“老婆,我给你当了几十年奴隶,打了几十年工,太窝囊了。”

老婆听了,洋洋得意地笑,然后打开手机,找出一条段子,念给陈辉听:“家和万事兴,跟老师斗是不想学了,跟老板斗是不想混了,跟老婆斗是不想活了。同时,请大家牢记女人不能随便惹:秦始皇惹了孟姜女,刚修的长城被哭倒了……所以要好好尊重你身边的女人,不要和她得瑟。”

陈辉叹道:“老婆言之有理,不愧是经验之谈,我得认真吸取教训。”

有一年,陈辉来到一个新的单位上班,工资卡发下来,放在衣袋里不愿上交。老婆知道后,一定要陈辉交给她。陈辉说不行。老婆顿时怒目圆瞪,一个箭步跨过去,伸手往衣袋里又是“搜”又是“抢”,陈辉奋力抵抗,一手死死捏住工资卡,一手推开老婆。晚上睡觉时,老婆又向陈辉发起猛烈进攻,她的指甲又长又硬,比刀子还要锋利,手指所到之处,不是脱一层皮,就是掉一块肉。“战斗”很快结束,只见陈辉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遍体鳞伤,好像被黄蜂蜇过。陈辉狼狈投降,乖乖交出工资卡……

还有一次,陈辉兴奋地告诉老婆单位发了数千元奖金,要留下来自己使用。老婆摇摇头,说:“你只能留下几百元生活费。”陈辉说:“这不方便,别的男人都是几千几千放在自己钱包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多潇洒!”

遭遇反抗后,这次,老婆一改过去凌厉的攻势,向陈辉拉开冷战:不做饭,不洗碗,不拖地,不洗衣,不理他,一连几天“罢工”,整个家里一片狼藉。为顾全大局,维持家庭和睦,最后,陈辉甘拜下风,又举手投降,把那沓奖金老老实实在拿出,递给老婆,说:“你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些钱还是交给你吧,况且你又不会乱花,放在你这里安全,我以后用钱找你要就行了。”

说实话,结婚20多年来,陈辉老婆除节假日外,天天上班,当爹又当妈,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一分钱掰做两半花,平时舍不得买件漂亮衣服,也从来没买过一件化妆品,是个称职的贤妻良母。

因为老婆掌管财政大权,一年四季,都是她替陈辉买衣买鞋,劝都劝不住。陈辉说:“我的衣服鞋子太多了,家里放不下,有几件换洗的就行了。”老婆说:“现在家里有钱,每年添几件衣服还是应该的。穿得太寒酸,有失面子,多难看。”听了老婆的话,陈辉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就像在寒冷的冬天,喝了一杯蜜糖开水。

“为了家庭和美,幸福快乐,老公向老婆投降,或者婆向老公投降,都无妨。夫妻之间非敌我双方,不必争强好胜,决一雌雄。”一次,陈辉和几个朋友聚会,谈起老婆,说了上面这些事,并总结陈词:“俗话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如果天天吵,夜夜闹,同室操戈,貌合神离,最终肯定会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陈辉的老婆就在旁边,听着老公的精彩言论,老婆频频点头,补充道:“理解,再理解;忍耐,再忍耐;团结,再团结,这应该是每个家庭自觉遵循的美德,只有这样,才能家和万事兴。”

“老婆你总结得太对了,学会理解,学会忍耐,搞好团结,我们要争取成为一个文明五好家庭。”陈辉拉住老婆的手,高兴地附和着。

笔随心动

门前的白茶花

◎应红枫

舟山图书馆,不大,但是也算舟山海岛最大的图书馆了。屈指算来,我在舟山图书馆的这个院子进进出出,也已经有20个年头。

舟山图书馆,很有海洋文化特色,大厅和楼梯上,依次点缀着一排风格各异的渔民画、贝雕画。而我每次走进图书馆大门,总是会首先扭头看看左侧花坛里那两株茶花:一株是红色,一株是白色。我更喜欢那株白茶花,娴静而纯美。冬去春来,它已经长得很高了,每次走近,哪怕是过了花季,我似乎仍然能闻到它散发出来的淡淡花香。那是它内敛的气质,如同一位饱读诗书的知性女子,显出典雅而庄重。

我清楚地记得,图书馆刚刚建成时的阅览室,进门是几排杂志架,也被装饰得颇具海洋特色,除了大海般蓝色的书架,靠里侧的墙壁上,装饰了一幅海底世界的图案,那些鱼类和水草,仿佛在灯光下游动起来,经常吸引孩子们走到墙边去抚摸。阅览室杂志架上的期刊,也和别的图书馆一样有文学类、生活类、社科类等一

二百种期刊;靠近里边的,是几排老式样的木制报刊夹,林林总总的大概有五六六十种报纸。

阅读和写作,是我的两大业余爱好。起初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写了几行属于自己的文字,就想着投稿给报刊去发表。但是投稿需要了解各报刊杂志的用稿风格要求,需要查找各报刊杂志编辑部的投稿地址,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于是,图书馆阅览室就成了我学习别人写作技巧和获取报刊编辑部联系地址的最有效、最便捷的去处,那个靠窗的坐椅,一度几乎成了我的专属。

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图书馆叶建平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作家协会的一部分成员,还在图书馆办公区4楼的小会议室举办过每月一次的海洋文学主题沙龙活动。那个时候,来其、何信峰、姚碧波、黄立宇等,一批舟山市的主要文学作者,每个月的某个周末都会相聚在这个沙龙活动中,对小说、散文、诗歌的某一个主题展开讨论,或者针对某一个作者的某一篇作品进行分析讲评,使

大家受益匪浅。这个文学沙龙活动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产生了很多作品。

泡图书馆,比泡吧的收获大得多。泡图书馆的这些年,在不断学习和熏陶中,我受益匪浅,近年来我相继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浙江日报》、《浙江工人日报》、《浙江作家》等全国160余家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800余篇(首),在省、市和全国各类文学比赛中获奖的也有几十篇。前几年,我还通过考核先后担任过一些报刊的特约记者,今年3月,我还收到《散文选刊》杂志社的邀请函,有幸被列名为《散文选刊》杂志2016年度第一批签约作家。

图书馆大门前的那一棵白茶花,又盛开了,每每走上图书馆大楼的阶梯,我总是忍不住回首相顾。这么多年,她的葱茏和茂盛,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但她不断滋长的风骨,分明已经达到了让我仰视的高度,一如这幢我已经非常熟悉的大楼,成为了我内心无可替代的心灵居所。

书人茶话

戏说“推敲”

◎三耳秀才

一帮玩文字的人坐车,免不了谈文字,也不知怎么起的头,反正是谈到“推敲”上头来了。两位女士,一个说:“僧推月下门,推字好。”另一个也说:“我也同意推字比敲好。”

“其中必有奸情!”旅途之中,反正无事,本着现代娱乐精神,我放言说道。

“为什么‘必有奸情’呢?”

“你想呀!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一个推字,说明这个僧人到那户人家去,一定是轻车熟路,常来常往的,如此就不必客气了,月下车门,推一下就进去了。你想呀,这时间点上,这种情况出现,不是有私情的极大嫌疑?”

有趣的是,事后,我问“度娘”,网上还真有此一说,并且还用上了现代

西方精神分析的观点来推演,认为“僧”是什么什么的象征、“门”是什么什么的象征,不一而足。

还是回到车上闲话现场吧,说了一番“奸情”嫌疑后,我接着吹:

我个人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习惯,有些人,性格文雅,极讲礼貌,进门之前,“敲”一“敲”,那是自然的。有些人,性格豪迈,直来直去,急风急火,“推”门即入,也是常有的。所以,对具体的人来说,用“推”用“敲”,那就看人了。

对谈的那两个女士追问道:那么,从唐朝到今,人们推敲“推敲”,有什么意义呢?

有对话就有碰撞,有碰撞就有思想火花。女士的追问让我一激灵,我想了好一会,再次道:中国古诗,最重

境界。而在境界之中,常常模糊了人物,换句话说,人物多是抽象的人物,而不是具体的人。比如这首诗中,鸟是什么鸟,也没点明,僧是什么样的僧,也无从知道的。可以说,鸟、僧,皆做了类型化处理了。根据这首诗的境界或意境,我也觉得用“推”字好。不过,用“敲”字,也有新意:全诗肃静无声,这时,用一个“敲”字来敲打“月下门”,使得全诗有了一点声响效果,也妙。

文字是语言的艺术,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讲是文字的游戏。如今,我们来推敲是用“推”字好呢还是用“敲”字好,便让我们在这些文字,这首诗上停留了下来,这一停留,我们就有了深入这首诗意境的充足时间——这就是咀嚼,这就是琢磨,也是欣赏。